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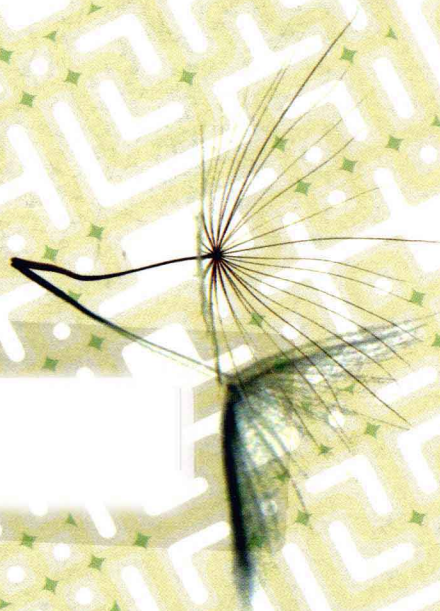


七曜文库

ISHIDA IRA

石田衣良

杀楚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掌心迷路

杀楚译

TE NO HIRA NO MEIRO

© IRA ISHID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46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心迷路 / (日) 石田衣良著 ; 杀楚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1489-8

I. ①掌… II. ①石… ②杀…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3409号

掌心迷路

作 者 [日]石田衣良

译 者 杀 楚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j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1489-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掌心迷路

Contents

119	右腿
109	无休止的散步
099	出租车
089	书架和旅人
077	0.03mm
067	女服务员的天赋
057	孤独的世界
045	银纸星
033	失业后的天空
021	完美的沙漏
011	旅行读本
001	号码

左手 1
3
5

雨、雨、雨…… 1
5
3

嫉妒 1
6
3

奥运人 1
7
3

LOST IN 涩谷 1
8
3

地精 1
9
3

卡拉OK包厢里 2
0
3

I 先生的生活和意见 2
1
3

自卑 2
2
3

短篇小说烹饪法 2
3
3

死和死之前的一个谎言 2
4
5

再见，再见，再见！ 2
5
5

号
码
ナ
ン
バ
ー
ズ

太想搞这种掌心小说了！可以放荡不羁地随性创作，让我觉得无比有趣。奇幻小说、私小说、散文随笔……随便哪种文字都足以勾起我的激赏。我读着川端康成的《掌中小说》，忍不住萌生如此赞叹。恰是那时，讲谈社的A君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每月给他们社的杂志提供十页稿纸的小说，内容和结构均由我自行决定。我当时的连载小说尚未收笔，日程可以说是满满当当，但我到底是挡不住这种随便写掌心小说的诱惑啊！这个集子里所汇聚的，正是我两年间的成果。这个集子对我来讲可说极度难得——创作时完全没惦念各位读者的感受！（笑。）话说回来，就像小说往往被第一行决定生死，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同样至关重要。当我二十六岁的那一年，母亲突因脑溢血晕倒。通往重症监护室的医院走廊上挂着白板，一如《号码》中描述的样子。事实上，除了女朋友来见我那一段是虚构，别的地方基本都是真实重现。当时的我只是个无业游民，望着那些数字，我暗暗决意有朝一日非要把这件事写成小说！十六载光阴犹如白驹过隙，这一切总算化作了纸上的文字。和小说之间的缘分，果然是永远都无法预期。

77 1 58 65 14 0 61 39 2

我望着白板上的数字，茫然了。三天以来，我每天都会看上十二小时。哪怕闭上眼睛，这些数字都不会消逝。我坐着深灰色的长椅，只觉得硬邦邦的，根本没装软垫，不愧是合成皮革。走廊上每隔一点距离就会有一盏荧光灯。荧光灯洒下幽蓝的光。这里没有窗户，时间的变化似乎只会在手表上留下痕迹。第一天的晚上，我就拿这长椅当床，稍微睡了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来临。

这是下町公交车总站附近的一家综合医院。沿着挂有白板的走廊往右一拐，便会看到十二面白窗帘。被那些窗帘挡住的，正是重症监护室。

窗帘直直垂着，一动不动，除非有人进出。看来，只要这家医院没被拆毁，就不会有风吹到这个地方。

十二个房间之中，有九个没有闲着。白板上的那些数字正是病人的年龄，一旁则附有手术日期和病情概况。

我母亲是第三个数字——五十八。

她昏迷了足足七十二小时，而且是出行时昏倒的。三天前的晚上，我和父亲赶到医院之时，她就不省人事了。

医生说我母亲是脑溢血，醒来的希望不大，希望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医生的话让人难以接受。跟跑来跑去办住院手续、联络亲戚的健康人相比，母亲的额头和手脚反而显得更有温度。

我和父亲轮流守在走廊。白天由不去大学听课的我来负责，晚上则交给下班前来的父亲。

若说我们是去医院陪伴母亲，倒不如说是轮流占住这张长椅更真实些。

我喜欢阅读。守在走廊等消息时，我几次想要读些东西，无奈那些文字都变成干涩的沙砾，失去了固有的意义，继而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不见。

父亲和我都刻意回避谈到母亲。这就忙着追忆往事，未免太早，更何况我们都累得不行。只是短短三天，父亲的脸竟然瘦了一圈，眼睛更是凹了下去。当然，要是我去照照镜子，里面的脸庞想来亦是如此。我明明没有食欲，又不想再给医院增加一个患者，只好强忍着按时吃饭。

母亲住院的第二天下午，有两个人来探病，自称是她读中学时的同窗。她们拉开窗帘，站在走廊上凝望依靠仪器维持生命的母亲。

良久，良久。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她真的是个好人，而且肯定是个好母亲。你不要放弃希望，要加油啊！”

她眼眶微红。平平淡淡的话语里蕴藏着惊人的力量，一举让我的感情决堤。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的这两位朋友，自然不想当着她们的面哭得一塌糊涂，无奈泪水根本就忍不住。

母亲昏倒之后，那是我第一次流泪。我哭得太激动，以致脑袋都隐隐作痛。

我回到长椅上，再度凝视眼前白板上的数字。凝望那九个数字的时间，是我最放松的时间。数字里没有悲伤，没有喜悦，只是表明了病人来到这世界的岁月。

九个人总计三百一十七年。这三百一十七年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

我把数字加加减减，就这样消磨着由我负责的白天。

次日傍晚，我的女朋友来探病了。她是我的大学同学，主攻美国文学，喜欢塞林格^①和罗斯^②的作品，却对马克·吐温和梅尔维尔^③不屑一顾。我对大学里的那些门类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就按照父母的想法读了经济系。

那天是星期六。父亲见她来了，从长椅上起身迎接。

她带来了一束百合花。

那是梅雨来临前的短暂夏日。她穿着泡泡纱的蓝白色短袖洋装，袖口略微紧绷，露出浑圆、丰腴的手臂。

① J. D. Salinger (1919—2010)，美国作家，著有《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② Philip Roth (1933—)，美国作家，著有《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等，曾两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

③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国小说家，诗人，早年擅写航海生活，著有《白鲸》等，强调善恶一体，人间没有绝对的善恶。

她的到来，给昏暗的重症监护室走廊带来了耀眼光芒。

父亲听她说完了慰问的话，便掏出钱包拿了几张纸币给我。

“你们去吃点东西吧，吃好些。”

“要不要给你带便当回来？”

我问道。父亲微微摇了摇头，脸上满是疲惫和倦怠。

我带着女朋友沿走廊来到大厅的电梯前方。看不到父亲的身影了。

我对略微落后的女朋友说道：“不好意思，咱们就像平时约会那样吧，别谈我妈妈的事了。”

她当时正用蓝手帕遮着双目，闻言不免露出纳闷的神情。

“要是你这样说的话……那好吧，我没问题。”

虽然我不确信我本人是不是没问题，但我笑着点了点头。我没有告诉她，自从母亲昏倒之后，我总觉得我的身体似乎离开地面十厘米，失魂飘着。

我们出了医院的玻璃大厅，走向车站。站台旁边是个巨大的车站大楼，我之前读的高中就挨着那个大楼，所以我很熟悉大楼里面的情况。

我们踏上检票口附近的扶梯时，她伸手握住了我的手。我们沉默着，就这样被扶梯送到了斜上方。

时装、化妆品、皮鞋、书籍、CD……

大楼内的店铺自然摆着任何一个车站大楼里都有的商品。这些商品素来不会吸引我的目光，哪知那一刻竟变得闪闪动人，显得极富魅力。

手写的价格标签、橱窗里的金银缎带、缜密算妥的光线角度，这一切都不再是推销用的点缀，而是要保证路人们赏心悦目的苦心。

我握着她的手，被扶梯一路送到楼上。大楼里的每一层都让我深深感动。

来到顶层的美食街之后，我突然泪流满面。

我们进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平时，我们只点意大利面，那天晚上却用父亲的钱增添了什锦开胃菜和米兰猪排，而且各点了一杯店家自酿的红酒。我们用一个借口碰了杯，可惜那借口事后就被我忘了。

落地窗的玻璃彼方，自然便是车站一带那绚烂的夜景。

那确实是一次快乐的约会，如梦似幻。

乘扶梯下到五楼时，我看到正对面是一家运动用品商店。白铁丝网构成的展架上挂满了各种跑鞋，其中一双鲜艳嫩绿的鹿皮慢跑鞋被我一眼相中。当我把它拿到手里之后，摸着天鹅绒一样柔软的皮革，根本无法不把这双鞋带回家。

我让店员寻出适合我的尺码，换上了那双鞋，把穿来的旧鞋塞进纸袋。女朋友一直瞪着眼看着我，但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们来到车站的检票口，分开了。我回到医院，只见父亲正躺在那张长椅上打瞌睡。

我把他摇晃醒，让他回家去休息。他抬头看着我。

“是不是有好事了？”

虽然实际上半点好事都没有，我却含笑点头。

望着弯腰驼背的父亲离开走廊，我又坐上了长椅的那个固定位置，伸了一个懒腰。

脚下是一双动人的嫩绿色慢跑鞋。

一双新鞋踩在灰色的瓷砖上，就像有光芒要从鞋子里冒出来似的。

我凝目紧盯白板上的数字。接下来的三天，我的脚上一直都是嫩绿色。

母亲在住进医院的第七天黎明时分断了呼吸。那个时候，她的额头和手足温暖如故。

我和父亲枯坐长椅的那一周之内，有三个数字从白板上被擦去了，分别是母亲的那个“58”和“65”、“1”。

旅行読本

旅する本……

